

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浅谈《汴京残梦》

罗静旖

（郑州大学，河南省、郑州市，450000）

摘要：史学家黄仁宇所写的历史章回小说《汴京残梦》，以《清明上河图》为主要线索，围绕《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历程、内容及命运，借主人公画学谕徐承茵的视角，描绘了都城汴京的繁华风情以及北宋末宣和、靖康年间的风云变幻，并以述写徐承茵与宋徽宗之女柔福帝姬的悲欢离合为辅，重现了靖康之难。《汴京残梦》以历史介入小说叙事，在动荡飘摇中的国事、个人命运、爱情姻缘，书中每个人的结局似乎都应验了“残梦”二字，作者通过独特的艺术匠心，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为一体，描绘出一幅繁华广阔却又跌宕起伏的历史画卷。

关键词：汴京残梦；清明上河图；离合之情；兴亡之感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黄仁宇的《汴京残梦》，以《清明上河图》的创作绘制过程，作为打开北宋末年社会的一扇大门，叙写了入汴京的三位杭州府学子徐承茵、李功敏、陆澹园在汴京官场的浮沉，加以及对宋徽宗时代的党争遗风，改革变法的后续影响、经济与文化、外交与军事等方面的评论，再涉笔童贯、蔡京弄权、运送花石纲、宋徽宗禅位、靖康之难等历史大事以及活字印刷、宫廷文化、妓馆娱乐、造船运河等时代特色及文人风尚。其中，画官徐承茵作为主人公，以徐承茵参与绘制《清明上河图》为主线，与柔福帝姬邂逅谈情为辅线，展现了北宋末年的文化繁荣和政治衰败。通过徐承茵的视角，悲欢离合中浸透着历史兴亡，眼看北宋都城汴京由繁华至残梦。

一 绘制人间繁华与盛世危机

（一）北宋汴京一梦

“月华边，万年芳树起祥烟。帝居壮丽，皇家熙盛，宝运当千。端门清昼，觚棱照日，双阙中天。太平时、朝野多欢。遍锦街香陌，钧天歌吹，阊苑神仙。昔观光得意，狂游风景，再睹更精妍。傍柳阴，寻花径，空恁鞦韆垂鞭。乐游雅戏，平康艳质，应也依然。仗何人、多谢婵娟。道宦途踪迹，歌酒情怀，不似当年。”《透碧霄·月华边》是宋代柳永创作的一首词，赞美京都汴京繁华，歌颂太平盛世。以人间比作仙境，此时汴京的繁荣盛世之景人间少有。而后宋徽宗赵佶继位后，面对已是强弩之末的北宋王朝，党争遗风、权臣弄权、靖康之难，让这繁华倏瞬间灰飞烟灭，“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桃花扇》）。曾经的青苔碧瓦都做了土，世事兴衰皆如此。靖康之变、汴京城破、二宫北迁，几乎可以直接代指“北宋灭亡”。

（二）画笔下的北宋末年——《清明上河图》

《汴京残梦》以《清明上河图》为线索，贯穿小说剧情。通过叙写主人公徐承茵参与《清明上河图》的绘制过程，这二十尺的黄色绢幅画卷包含了近郊乡野、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三大部分，“从晨雾在树，乡人进城，茶馆开门，垛房告别，橹桅折叠，虹桥惊扰，脚店输钱，太平车辆，河畔观鱼，驼队出城，门前说书，骑绅护眷，迄至僧道论衡”，呈现了北宋末宣和年间皇都汴京之景。而文中解释《清明上河图》的绘画目的在于宋徽宗意图描画汴京，正如《诗经》叙民情。绘《清明上河图》便是绘汴京之繁华，画官亦如史官，将天下熙攘表现于画幅，又将其定名为“清明在躬”之意。如同老子所说的“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第五十八章》），北宋末年虚假的繁华社会，暗藏着重重危机。这也构成了《汴京残梦》的叙述重心与特色。《汴京残梦》以《清明上河图》追寻汴京旧梦，然旧梦已不可重来。

“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园，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即以回忆的口吻记述了北宋末年汴京的情况，为繁华的汴京城隕落发出追悔之声，寻梦难成。而《汴京残梦》以绘制《清明上河图》为主线，从徐承茵参与绘画的曲折过程，以及他的心声就能窥见当时社会的暗涌浮动，“起先说据实写真，可是什么是盛世壮观，什么是皇都美景，既怕监察官的虎视鹰眈，也有不相干的人从旁指摘；甚至左边一撇则为绍述，右边一拐则为守旧，还要担心星变。”《清明上河图》已成为了北宋社会的缩影，成为了北宋末年的文化符号，如书中也提到理想社会只是理想，其实街头巷尾的争执无时不有，也无地不有，可作画如何能将坏事也都画上去？呈给帝王观看的《清明上河图》总不能有什么谋杀命案、恶汉互殴、逆子不孝等场景吧？最终也不过是将争执场景象征性画在了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罢了。在夸耀北宋盛世的背后是大宋由里到外上已溃烂腐败的严峻事实。或许是巧合，主画官张择端独出心裁的创意：在画卷之右端画旭日东升，乡人贩菜进城；卷之中端日在正天；卷之左端是午后黄昏薄暮。似乎预示了北宋的起起落落，《清明上河图》完成绘制的来年，北宋便灭亡了。宋徽宗面对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北宋王朝，刚开始整顿朝政。可是一年以后，逐步懈怠政务，导致了北宋王朝的灭亡。黄仁宇在极其理性又充满感性的叙述中，让《汴京残梦》穿越回北宋大梦一场。金代官员张公药曾在《清明上河图》的题跋中写有两句诗：“唤回一响繁华梦，箫鼓楼台若个边。”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当初的繁华昌盛不复存在。

二 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

《汴京残梦》的“兴亡”叙事是建立在北宋末宣和年间已显重大社会危机的考察上。本书的叙写是将《清明上河图》所描画的北宋末年汴京繁华风情融于北宋末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危机之中，汴京畸形繁华的背后是追悔莫及的“残梦”。然而，本书叙事也同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的《桃花扇》一般，借助于爱情的悲欢离合，来展现国家的兴亡衰败。《汴京残梦》中叙写微末小官徐承茵与天子爱女柔福帝姬的爱情故事，堪称旷世传奇。因“离合之情”而引起的“兴亡之感”，充斥着整篇小说。这便要从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的初次相遇说起。徐承

茵在《清明上河图》的绘制过程中，接收到宋徽宗所宠爱的柔福帝姬要作为画中人物的旨意，徐承茵想到朝廷曾提倡画学说要格物致知，不该如此轻佻，于是谋求觐见皇上以期引起重视而成就功名。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觐见成为徐承茵人生转折，以为是紧张万分的觐见帝王之行，却成就了一场与帝姬的浪漫相遇。作者笔下的柔福帝姬透过徐承茵的视角，风姿绰约。

“他知道她面庞横宽，颊上有酒窝，并非出奇的艳丽，只是光彩夺目，这时候风趣横生，更显得玲珑娇小。”二人初及至徐承茵将其形象绘入画中：“笔下之帝姬，注视有神，唇吻微长，面颊浑圆，双手柔软。柔福虽不是国色天姿，只是一团利落明快，惹人注视引人爱慕的形象已跃然出现纸上。”二人初次见面，谈话间无论是谈入画一事，还是柔福品评承茵，亦或共谈诗词，皆为以后的缘分埋下了伏笔。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的相遇如梦一场，贫寒文人与天之娇女的结合便成了“旷世奇恋”。由此也影响了徐承茵的人生规划，他曾一心谋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此后他破釜沉舟，南北奔波，谋求建立功勋，他也说：“汉朝的驸马，拜驸马都尉，实际参与军事”。他只希望能以军功起家，名正言顺地迎娶柔福帝姬。而柔福也赠了他三首情诗，一是在深宫怀念在江南的他，二是鼓励他建功边圉，三是埋怨他与李纲被滴放。他也知道他与柔福见爱是真，只是有情人是否能成眷属还有待分解。之后，他在滴放船舱上已领悟到自己与柔福有缘无分，甚至梦见柔福披发跣足地被人拖去和番，而就连梦中的他也追赶不上，无能为力。何以梦情如此，当时的徐承茵只是百思不得其解，心中觉得颇有蹊跷。没想到，一梦成截。可“恩情逾河岳，黽勉焉敢忘？”国破家亡之时，徐承茵置生死于不顾，一路北上入金寻觅柔福帝姬的踪迹，徐承茵抛下了所有而为柔福和自己活着。小说的结局，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也许柔福自由了，也许徐承茵和柔福帝姬终得圆满。

《汴京残梦》的一头一尾相接，徐承茵携一仆孤身而入金，将一场浪漫的邂逅延至个人对爱情、自由的人生意义的寻觅，以及抒发对国破家亡的悲叹，从而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

三 盛世残梦终易碎——人物形象与命运

（一）徐承茵“功名梦碎”

主人公徐承茵杭州府钱塘县人，十年寒窗苦读考功名，与好友李功敏、陆澹园赴汴京会议，却时逢朝廷更换法度，废科举，兴学校。徐承茵因而入了画学，后又被任命为画学教谕参加描画汴京的差事。而起初徐承茵的形象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不善交际。在小说的前几章主要通过他与李功敏、陆澹园的心性行为比较和与前后三位画学正的交际中体现突出了他的人物形象。比如，在关于逛妓馆的场景，陆澹园放浪形骸而百无禁忌，李功敏则是参与而不见于言辞，只有徐承茵始终不能应局，面对年幼的雏妓不想纵情。而后，徐承茵在参与绘制《清明上河图》的过程中，徐承茵尽心尽力只愿自己的前途能有一番天地，可总是时运不济，《清明上河图》的主画官换了三拨人，最后只希望《清明上河图》早日完图。其间，因当朝皇帝以所宠爱的柔福帝姬作为画中婢女形象的安排和《清明上河图》的写实宗旨相悖，徐承茵抓住了这个机会，上谏皇上，希望能引起注意而谋求功名，文中描写到他：“将衣冠

再四检点，确信了无差错。至于行礼，则自杭州府保送应举之日本来就经过一段教习。最重要的是目不旁视，心中沉着，步履要有节奏。像戏台上的稳重步伐即算‘趋’。不到适中的地点不考虑慌忙下跪。以后的动作视情形而定。总而言之的一举一动都要干脆利落。如果不潦草马虎遮盖掩饰，即算行做得没有全按程序，也仍算有分寸。否则纵是按部就班如仪，行走之中若夹带着任何扭捏，也仍可能被检举或受斥责。”“他独自一人至少候了两三刻时分，又几度正襟危坐，将胸中对圣上召对的腹稿也不知道温习了多少次。”这些都体现了徐承茵对建功立业、功名利禄的向往以及对皇权天子的敬畏，小心翼翼地走在他的人生轨道上，生怕行差踏错半步。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要基于其与柔福帝姬的相遇相爱中体现，初次相遇时，柔福帝姬便当面品评了徐承茵，评他为人慈悲、爱打抱不平，眼光良善，与人争论会有顾虑。柔福夸赞他的顾虑出自“君子之道，不为己甚，亦即是‘忠恕而已矣’。”之后，他为了能与柔福帝姬缔结良缘，南北奔波，妄图立军功来迎娶佳人，却没想到再回汴京之时，得知的却是柔福帝姬被金人掳走的消息，之前在道别时说出“天上人间会相见”，此句已成谶语。这一次徐承茵没有退缩，而是一腔孤勇，抛开世间所有，一路北上去追寻他的柔福。

曾想考取功名，又想以画成就，后又投笔从戎，妄图建功立业，迎娶佳人。却难料身逢乱世之中，一切都已既往。尾声中则记叙了此书的缘起于《宋史》中一句模糊而解释不明的“内侍自北还，又言柔福在五国城，适徐还而薨”，开始便注定的进退失据给这段爱情平添几份悬疑与悲情色彩。“频年踟躅成梦幻，几度驰驱付尘烟”。《汴京残梦》之“功名残梦”亦大抵如此了。

（二）柔福帝姬“自由梦碎”

在《汴京残梦》中，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柔福帝姬的出场并不算早。首次提到柔福帝姬，是徐承茵得知张择端奉圣旨说要将柔福帝姬画入《清明上河图》中，并且指明要充当画中檐子前供奉茶水的丫鬟。从徐承茵与柔福帝姬第一次见面，二人对话便可以看出柔福帝姬的鲜活形象。一个不拘小节的天之娇女，开门见山便要求徐承茵替她画像，可徐承茵却觉得此举轻佻，不应当与金枝玉叶混淆在一起。当时的徐承茵还难以理解作为天潢贵胄，为何非要纡尊降贵地装扮一个丫鬟？后又通过叙写茂德帝姬劝徐承茵的言语，道出了柔福坚持己见的缘由。世人皆知柔福帝姬是宋徽宗的爱女，千娇百宠。可作为天子帝姬，也是身不由己，皇亲重臣皆以操纵帝裔的婚嫁为事，帝姬的兄长也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自己的妹妹作为争权夺利的物品。正如茂德帝姬的那句：“何不将我辈标价当作奴婢出卖？”道尽了当时女子逐渐下降的地位，即便是作为天子帝姬也万般无奈。可柔福帝姬还是想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勇敢一次，她执意要以丫鬟形象入画，就是要向世人表明她的心迹——宁可当丫鬟奴婢，也不愿缠足，不愿沦为他们追逐权力而被迫联姻的工具。而再看黄仁宇笔下的柔福帝姬，她具备了女子的风姿绰约：“头上戴有毛褐以避风尘，面上则特别的红润”“似乎比所说尤尚年轻，脸上一派烂漫不受拘束状态”“他知道她面庞横宽，颊上有酒窝，并非出奇的艳丽，只是光彩夺目，这时候风趣横生，更显得玲珑娇小”“面如凝脂，满体芬馥”“一个秀外慧

中的女子”“明快利落的双眼”“令人心怀荡漾的颊上酒窝和柔嫩的小手”。及至徐承茵将其形象绘入画中：“笔下之帝姬，注视有神，唇吻微长，面颊浑圆，双手柔软。柔福虽不是国色天姿，只是一团利落明快，惹人注视引人爱慕的形象已跃然出现纸上。”文中一意夸赞赵柔福之美，也表现了对她喜爱之甚。再后来，柔福帝姬与徐承茵的相爱，他们因一场“淘气”而相遇，她欣赏他的良善和才华，他爱慕她的明快和利落。徐承茵不禁称她是个“淘气的小妮子”。二人以诗句传情，曾海誓山盟，这也体现了柔福对爱情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柔福帝姬并不是养在深宫、不谙世事的女子，她饱读诗书，也理解她的“番番”作为帝王的不易。柔福帝姬也想要努力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愿为人作嫁。可处于那个王朝动荡、山河将破的时代，众人的命运与前程都有无从掌控的苦楚。柔福与徐承茵纵有一面再面之缘，却也缘分散尽，唯存妄念。纵然缱绻情深，怎奈何福薄缘浅？直至尾声，柔福终究没能逃过，被金人掳去，下落不明。可知红颜薄命，千古皆然。那个明媚聪颖的“淘气小妮子”终究是自由梦想一场空。

乾坤颠倒，河山变色。汴河滔滔，清明不再。汴京繁华盛世，转首间也不过残梦一场。

参考文献

- [1] 罗立刚. 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词[M]. 山东: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5: 163-164.
- [2] [美] 黄仁宇. 汴京残梦[M]. 北京: 三联书店, 2018: 119-131.
- [3]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19.
- [4] 王明荪. 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三章北宋的内政及其衰亡·第三节北宋与辽的灭亡[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80.
- [5] 雷收麦, 周延亭. 《清明上河图》为何是北宋的“盛世危言”[J]. 博览群书, 2016(07): 51-69.
- [6] 桑姝凡. 用小说叙述历史的可能——《汴京残梦》的历史叙事及其展开[J]. 艺术大观, 2019(23): 131-137.
- [7] 王亚丽. 悲欢离合中浸透着历史兴亡——《浣纱记》与《桃花扇》之异同[J].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2011, 30(07): 30-34.
- [8] 钟岳文. 《东京梦华录》: 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J]. 月读, 2021(04): 37-45.
- [9] 李玉婷. 千载兴亡事一世离合情简析剧本《桃花扇》的历史剧特色[J]. 剧作家, 2005(03): 58.

Using the Love of Separation and Separation to Express the Sense of Rise and Fall -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Remaining Dream of Bianjing"

Luo JingYi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 Henan Province, 450000)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chapter novel "The Remaining Dreams of Bianjing" written by historian Huang Renyu takes the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as the main clue, revolves around the creative process, content, and fate of the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and uses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tagonist Xu Chengyin's painting studies to depict the bustling customs of the capital Bianjing, as well as the ups and downs during the Xuanhe and Jingkang periods of the lat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t is supplemented by the depiction of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Xu Chengyin and the daughter of Emperor Huizong of Song, Emperor Ruofu Ji, Reproduced the difficulty of Jingkang. The novel "the Remaining Dreams of Bianjing" involves history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novel. In the turbulent state affairs, personal fate, and love and marriage relationships, the ending of each person in the book seems to have fulfilled the word "Remnant Dream". Through unique artistic craftsmanship, the author integrates the feeling of separation and separation with the feeling of rise and fall, depicting a prosperous and vast yet tumultuous historical picture.

Keywords: The Remaining Dreams of Bianjing; Riverside Scene at Qingming Festival; separation and reunion; A sense of rise and fall